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瑞士〕西斯蒙第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 著

何钦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瑞士)西斯蒙第著；何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 分科本. 经济学)

ISBN 978 - 7 - 100 - 13857 - 4

I. ①政… II. ①西… ②何… III. ①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IV. ①F0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665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 著
何 钦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3857 - 4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7%

定价：68.00 元

J. -C. -L. Simonde de Sismondi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

Troisième Édition

Edition Jeheber

Genève-Paris

1951—1953

根据热埃贝出版社日内瓦-巴黎 1951—1953 年第三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志,不改初心。

彙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评西斯蒙第的《政治 经济学新原理》

林 森 木

(一)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1773—1842)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出生于瑞士的法语居民居住区,属于法国学者的行列。在经济学说史上,西斯蒙第处于特殊的地位;他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出版于1819年,这本书是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西斯蒙第恰好生活在大机器工业在欧洲大陆刚刚开始发展的时期。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地得到发展,这种发展在法国大革命消灭了封建残余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尽管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竭尽全力企图阻止这种发展;但是,即使是在欧洲出现政治反动的局面下,资本主义仍然在胜利地前进。在欧洲各国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洪流不断地冲击着封建主义制度的基础。

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胜利,也就是大生产对小生产的胜利。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摧毁着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也瓦解着和排



挤着小商品生产；资产阶级的胜利不仅推翻了封建贵族，也使中世纪的小市民和小农处在动荡和不断破产的境况之中。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经常重新形成着新的小商品生产者，即小资产阶级。但是，竞争经常把这一阶级的成员扔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只有其中的少数人发了财上升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因此，小生产者开始觉察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很快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他们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会出现反映小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理论家。西斯蒙第就是这方面的头面人物和典型表述者，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系统地论证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

小资产阶级是过渡性的阶级，处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地位，使得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劳动者，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它贫困和破产，因而倾向于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是私有者，倾向于资产阶级。西斯蒙第的《新原理》充分地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地位和两面性。

《新原理》的作者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上深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影响。和斯密以来的一切古典经济学家一样，西斯蒙第在价值学说方面承认商品的交换价值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原理；在关于剩余价值的问题上，把利润和地租看为是工人劳动产品的扣除，是额外价值；在对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方面，接受“斯密的教条”，认为年产品的价值只分解为收入，抛弃了不变资本部分。但西斯蒙第处于当时的主要



思潮之外,热烈拥护小生产,反对资本主义大企业经济及其维护者。

在《新原理》中,西斯蒙第否认自由竞争具有无限优越性的说法,指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资本主义矛盾和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合理的自然制度,并具体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么,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①这就是说,李嘉图虽然意识到工资与利润对立、利润与地租对立,但他认为这是自然的现象;而西斯蒙第则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的问题。

西斯蒙第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他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它一方面刺激生产力和财富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又限制着这种发展。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矛盾,商品和货币间的矛盾,买和卖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等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矛盾也将发展。他还觉察到这样一种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和财富的无限发展;另一方面劳动群众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在他看来,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必然会发生,它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必然结果。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方面把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因为在他们看来,雇佣劳动和劳动是等同的);另一方面又把同样绝对意义上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1页。



的资本,把工人的贫困和不劳动者的财富同时说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他们不断地在绝对的矛盾中运动而毫不觉察(西斯蒙第由于觉察到了这种矛盾而在政治经济学上开辟了一个时代。)”^①。

西斯蒙第为了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毫不犹豫地指责资本主义的发展,抨击“后果严重的竞争”。但是,对于这一切,他总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来衡量。他用独立的小生产,即农村中的农民自然经济和城市中的手工业,来反对资本主义;斥责资本主义破坏了小生产者的有保障的生活,妨碍了他们之间互相接近,即手工业者接近消费者,农民接近和他平等的农民;颂扬小生产保证了生产者的独立性和没有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

西斯蒙第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没有试图去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起源、发展和趋势,他把它们看为是反常的或错误的偏向,看为是学说和政策、措施等等的矛盾或错误。同时,他也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的解决过程。他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希望用别种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他希望依照资本的比例来调节收入,或依照生产的比例来调节分配,以此来消除矛盾。他想恢复生产的正确比例(这是一种为小生产所特有的“正确比例”),又要保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因此企图把中世纪的行会和宗法制的原则和思想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里来。

西斯蒙第反对资本主义大生产,而把独立的小生产看为是自然制度。他不懂得资本主义大生产和独立的小生产之间的内在联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第285页。



系,不懂得这是商品生产的两种形式。他反对资本主义大生产,也就是反对商品经济的最发达的形式,而把小生产捧上了天,也就是把商品经济的萌芽形式捧上了天。他不了解他所偏爱的农民小生产者和手工业者实际上已经成为小资产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正是根据这一点,评定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指出他的观点是“反动的”。

说西斯蒙第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绝不是说西斯蒙第维护落后的小资产者,同情小店主的自私自利的心理或阻止社会发展、向后倒退的愿望。西斯蒙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维护他们,他想站在一般劳动阶级的立场,他表示自己同情这些阶级的代表,例如他因工厂立法而感到高兴,他攻击资本主义并指出它的矛盾。这些术语只是说明西斯蒙第的观点是错误的,他的理解和眼光是狭隘的,因而他所选择的达到一个十分美好的目的的手段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它只能满足小生产者或为复古主义者服务。

马克思在说明把不同作家的理论归结为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观点时指出:“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



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①

(二)

西斯蒙第开始从事经济学著述活动时,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信徒。他在1803年出版的《论商业财富》一书中,介绍和阐述了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基本观点。但在写作《新原理》一书时,西斯蒙第已经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反对者了。对于这种变化,他自己是这样认识的:“自从我写了《论商业财富》以后,已经十五星霜,在这期间,我很少阅读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我并没有停止观察事实。有些事实我觉得与我所采取的原理大相径庭。但是,当我把自己的原理向前推进一步的时候,我就能区别和分析这些事实了,一切都迎刃而解。我越往深处钻研,就越相信我对于亚当·斯密的学说所作的修正是必要和正确的。”(第一版序)

西斯蒙第这种变化的根源当然不是由于对事实的观察,和他同时代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也对事实作了观察,但从同一事实所得出的结论却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两人的阶级立场不同,所持的观点不同。李嘉图和斯密一样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认为资本主义是自然制度,把工人阶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2页。

级的存在看做一种不言而喻的事实。他发展了斯密的理论,完成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西斯蒙第则和他们不同,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认为小生产是自然制度,强调小生产者的破产过程,即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因此,他“修正”了斯密的理论,创立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小资产阶级流派。

西斯蒙第之所以把自认为是有独特见解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称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创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见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说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关于资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间的关系的学说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题。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财富,并认为拥有财富的人总是关心财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因此政府对经济生活应该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说。他认为,财富应该保证人们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应该只考察财富,而应该考察财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财富,甚至掠夺应该属于穷人的财富;为了使财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说:“我们几乎始终呼吁亚当·斯密所摒弃的政府干预。”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该给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财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政治经济学看为是研究财富的科学,而忘记了人,特别指责李嘉图的学说;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在李嘉图那里,“财富就



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

西斯蒙第断言，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财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财富应该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财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该是人，而不是财富，政府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学使全体居民都能获得物质上的享受。

从这种见解出发，西斯蒙第给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下了一个定义：“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这个定义表明了西斯蒙第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看作是由国家调整和指导的过程，把政治经济学和国家的政策混为一谈。他在《新原理》中不是，或者说主要的不是说明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在联系是什么样的，而是孜孜不倦地告诉人们社会经济生活应该什么样和不应该什么样，政府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干预经济生活，以保证居民的物质福利。这样一来，政治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研究经济现象的内在因果关系的科学，而是研究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和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所应该遵循的准则。

西斯蒙第强调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应该研究人的需要。他把人的需要作为经济生活应该遵循的准则，同时责难李嘉图忽视人的需要，不注意消费，过于沉迷于抽象，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思维推论的空论；说：“他们常常为了抽象的理论而牺牲了人和现实利益。”西斯蒙第证明人的需要的存在，这使他比狭隘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高明得多。但是，他所说的人不是在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的人，不是阶级，而是抽象的人。这种人只存在于西斯蒙



第的想象里,是被他美化了的小资产者。西斯蒙第正是依据这种人的需要,把它看成是正常的自然的东西,是应当存在的东西,并要求现实经济生活符合于它。

因此,西斯蒙第不去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而是用小生产者的需要和愿望作为评述社会生活的准则,只是诉诸道德和感情。按照他的说法,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计算的科学,而是伦理道德的科学,只有注意到人们的情感、需要和热望时,它才能达到目的。他写道:“一般说来,亚当·斯密对待科学的态度是有些过分拘泥于计算数字,然而从全面来看,科学既属于感性又属于想象,感性和想象是不需要什么数字的。”又说:“我认为必须反对一般的、往往是轻率的、往往是错误的评判社会科学著作的方法。社会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比各种自然科学问题复杂得多;同时,这种问题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样。”其实,他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小资产者的“良心”总是战胜经济学家的“理智”的。

西斯蒙第指责李嘉图的方法过于抽象,但他自己的研究方法不仅和李嘉图一样也是过分抽象,缺乏历史观点,而且具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他指责李嘉图迷恋于抽象的议论,其实是指责他的客观主义,即指责他从现实生活出发而不顾人们的主观愿望。

西斯蒙第从人(小资产者)的主观愿望出发,把过时的东西当作自己学说的标本。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人首先是消费的实体,这种人只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生产,因此生产是有限的,它要由消费来决定。生产、收入、人口以及消费之间都有一定的比例,它们的增长必须成相等的比例。这样一种为小生产所特有的“正确比例”,正是《新原理》的立足点。



在这里,西斯蒙第突出了人的需要,即消费,要求生产去适应消费。他把消费提到了首要地位,而不是把生产提到首要地位。所以,他反对李嘉图的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强调生产是为了消费,指责李嘉图的见解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如果说李嘉图首先是一位生产经济学家,那么西斯蒙第首先是一位消费经济学家,他以消费占优先地位的思想作为基本原则来阐述政治经济学。

西斯蒙第在谈到自己写作《新原理》的基本思想时,这样说道:“我要阐明的是:财富既然是人的一切物质享受的标志,我们就应该使它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我们必须使财富的增长跟人口的增加相互一致;在这些人口之间进行财富分配时必须按照这样一个比例,即如果没有特大的天灾人祸,他们不会为生活所苦。我认为,为了谋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须和资本一同增长,人口不得超过他们赖以生活的收入,消费必须和人口一同增长,而再生产同进行再生产的资本之间以及同消费它的人口之间都必须成相等的比例。同时,我要指出……每当这个或那个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时,社会便陷入浩劫之中。”这本书“就是根据这种比例关系写成的”。(第二版序)

所以,《新原理》的任务无非是描述西斯蒙第向往的理想世界,对照一下现存社会是否和它一致,指责资本主义制度怎样破坏了各种应有的比例关系,呼吁政府调节经济生活以保护居民摆脱竞争的后果。尽管西斯蒙第也曾主张政治经济学应该建立在实际经验、历史和观察的基础上,实际上他只是把他的理想世界和现存社会相对立,回避了对现存社会进行科学的分析,以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和说教来款待《新原理》的读者。他给政治经济学带来了小



资产阶级局限性和浪漫主义。

(三)

从西斯蒙第把《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又叫做《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看到这本著作要说明生产和消费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商品交换的社会里，生产需要资本，消费则需要收入去购买产品。因此，在他看来，为了说明生产和消费间的关系，必须说明资本和收入间的关系。

西斯蒙第曾试图阐明资本和收入间的关系，把自己对这种关系的解释作为《新原理》一书的特征。他声称资本和收入间的区别对于社会是极重要的，把它们混淆起来是错误的，而要区分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又是十分困难的。他有保留地说：这就“接触到政治经济学中最抽象和最困难的问题了。在我们的概念中，资本和收入的本性往往错综在一起。我们看到，对于一个人是收入，对于另一个人则是资本，同样一个东西一转手就具有不同的名称”；就是说，时而称为“资本”，时而称为“收入”。西斯蒙第所说的困难实际上是这样的：对个别企业主来说收入是他用来购买消费品的利润（不用于积累的那一部分利润），对于个别工人来说收入就是他的工资，然而社会收入并不是这两种收入简单的总和。因为那些生产机器之类的企业主和工人的产品不能当作消费品，只能用作资本；这些产品对其生产者来说是收入（补偿利润和工资），对其购买者来说则成了资本。

西斯蒙第虽然想从社会角度区分资本和收入，但他的思路十分混乱，对于困难感到一筹莫展。他仅仅指出了困难，当他一接触

